

不切肤 不知痛

每个图案都有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
每段记忆都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

致每一个经历过伤痛的你

皮肤之下

LIFE UNDER MY SK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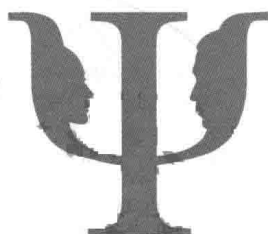
秦 高 黄
苏 晓 凯
 毓 /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皮肤之下

LIFE UNDER MY SKIN



秦 高 董
苏 晓 凯
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皮肤之下 / 黄凯, 秦苏, 高晓毓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221-14879-7

I. ①皮… II. ①黄… ②秦… ③高… III. ①长篇小

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0171号

皮肤之下

黄凯 高晓毓 秦苏 / 著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杜莉萍

责任编辑: 潘 媛

特约编辑: 颜小玩 管紫璇

内文设计: 向 婷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邮编: 550081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4879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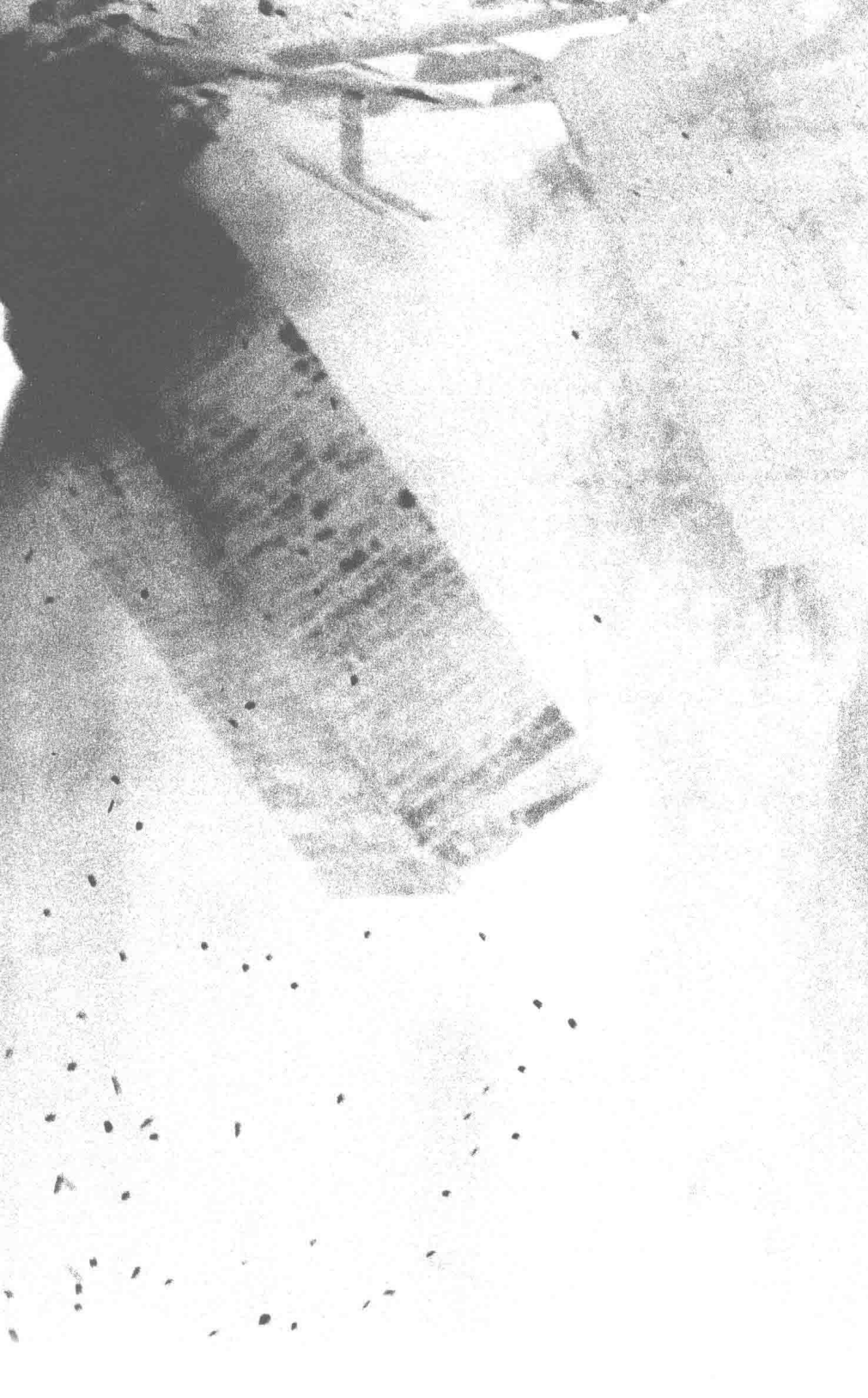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9.80元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微信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



Content 目 录

Chapter 1	 001
Chapter 2	 017
Chapter 3	 035
Chapter 4	 051
Chapter 5	 069
Chapter 6	 085
Chapter 7	 107
Chapter 8	 123
Chapter 9	 145
Chapter 10	 165
Chapter 11	 187
Chapter 12	 205
Chapter 13	 225
Chapter 14	 245
Chapter 15	 259
Chapter 16	 279

Chapter 1.

没有人知道张梦欣出事了。那个夜晚，林渊穿着军装去了班长的老家，秦川正面临着注册心理咨询师协会伦理道德委员会的调查，李彤还在值班，而她的丈夫孙维成正堵在G15沈海高速上海段，焦躁不安地拍打着方向盘。

潮湿的街道。

行人渐渐聚集。

路口开始拥堵。

张梦欣侧卧在血泊中，身上白色的衣服沾满血迹。她的姿势扭曲，散乱的黑发遮住了她带血的脸庞。

“嘭！”

一朵烟花在天上炸开，照亮了她的脸。

“嘭！”

又一朵烟花在夜空中炸开，照亮了她裸露在外的手腕。皮肤之上，一只文鸟的图案，像是有了生命，扑棱着翅膀，却怎么也飞不起来。

没有人知道张梦欣出事了。那个夜晚，林渊穿着军装去了班长的老家，秦川正面临着注册心理咨询师协会伦理道德委员会的调查，李彤还在值班，而她的丈夫孙维成正堵在 G15 沈海高速上海段，焦躁不安地拍打着方向盘。

孙维成怎么也想不到，再见到妻子的时候竟然是在医院。他双手抱头坐在医院会议室冰冷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地面，心里犹如塞了一块巨石。

“警察同志，我……我是真没瞧见她，她忽然就冲上来，我哪反应得过来呀？分明是她自己找死。”肇事司机擦着汗，与交警理论。

孙维成火上心头，一把抓住肇事司机的领口，提拳便打。

肇事司机惊慌躲闪：“干什么，干什么，你要干什么啊你？！”

交警急忙拉住孙维成。

“不要冲动！你们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也不能打人。”交警随即掏出记事本，“你先给我留个电话，情况查清楚后我们会通知你的。”

孙维成耐着性子给交警留电话。

肇事司机趁机指着孙维成的鼻子吼道：“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违章！是你老婆自己闯了红灯，我还不知道找谁说理去呢。”

孙维成一脚将肇事司机踹翻在地。

交警忙将孙维成抱住，又扭头斥责肇事司机：“你不要话这么多！有没有违章我们会调查清楚。”

这时，一个护士走过来，递给孙维成一份文件。

“病人家属吧？这个要签一下。”

孙维成匆匆扫了一眼，是病危通知书，最上面一行写着：张梦欣，女，38岁……最下面一行写着：是否继续抢救或放弃治疗……

“警官，病人随身物品可以还给家属吗？”护士向交警小声询问，征得同意后转身离去。

交警对司机挥挥手：“你跟我去做个笔录吧。”

司机叹了口气，跟着交警离开医院。

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孙维成一人。

孙维成看着眼前的病危通知书，强烈的失落感在心头涌起：“又一次……”

他颤抖着拿起笔，在通知书上签了字。

对张梦欣的抢救一直到天亮才结束。孙维成来到 ICU 病房外，隔着玻璃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张梦欣。她的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，身边还有几名医护人员正面色严峻地忙碌着。

孙维成傻站着看了一阵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开了机。一个个未接来电的提醒接踵而至，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别的短信：“孙维成，电视都报了，你还瞒着我们，你还想在这行混吗？”“孙总，急事，请速回电！”

.....

孙维成心烦意乱，怕有电话进来，急忙关了机，可一抬头，正好看到护士翻动张梦欣的衣袖。一枚文鸟文身赫然映入孙维成的眼帘。孙维成大感意外，顿时呆若木鸡。

文身周围的皮肤肿胀着，很明显是刚文了不久。

孙维成死死盯着那处文身，猛地推开 ICU 的房门。

几名护士急忙阻拦：“这是无菌病房，你不能进！”

“我是她老公！”

“家属也不能进，请你冷静！”护士们合力将孙维成推出门外。

孙维成的心好似被烈火灼烧，拍门大叫：“张梦欣！张梦欣！”

走廊里回荡着孙维成疯狂的呼喊，可惜无人应答。

许久，孙维成终于消停了。

值夜班的护士小心翼翼地招呼他：“家属。”

孙维成急忙站起身，以为可以进ICU，却听小护士说：“请跟我到柜台领取病人的随身物品。”

孙维成魂不守舍地跟着小护士来到柜台。另一位护士忙找来袋子，递给孙维成：“这是病人的衣服和包……”

不等护士把话说完，孙维成一把夺过袋子。

“请你签收一下！”小护士递来一支笔。

孙维成潦草一签，抓着袋子到一边的长凳上坐下，拆开袋子，开始翻找。此情此景，两位护士面面相觑，露出嫌弃的神色。给孙维成取袋子的那位护士冷哼一声，走开了。

孙维成打开袋子，里面露出了张梦欣染血的衣服。他把衣服拿出来一看，因为抢救的需要，已经被医生剪得残破不堪。孙维成捧着妻子的白色上衣，盯着上面的血迹，双手微微哆嗦。他把衣服塞回袋子里，翻出张梦欣的手机。手机屏幕已经被摔碎了。孙维成试图点亮手机，但已经打不开，只好放在一边，开始检查妻子的包。

孙维成拉开妻子的包，露出两叠崭新的人民币，一万块一叠，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，还扎着银行专用的扎钞纸。他盯着这两叠人民币，思量了一会儿，试图再从包里翻出别的什么东西。

忽然，啪嗒一声，有东西从张梦欣的衣服里掉了出来。

孙维成低头去看，是卡，一张酒店的房卡。

孙维成捡起卡片，仔细端详着上面的信息，随后飞快地掏出手机，一边开机一边奔向电梯。他不住地按动电梯按钮，双手瑟瑟发抖，就连双唇也不停哆嗦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手机的开机画面。

电梯门打开，孙维成一头扎进去，按下地下一层的按钮。这时，手机开机了，孙维成打开浏览器，却发现电梯里根本没有信号。

“叮！”

电梯门打开，孙维成举起手机，像 20 世纪 90 年代在大山深处寻找信号一样，边等信号恢复边跑向自己的黑色奔驰 GLE。他拉开车门坐进去，搜索酒店信息，记在脑子里，再关机，发动车子，疾驶而去。

03

孙维成摸索着进入酒店。他环视四周，又看了看房卡上的酒店名，确认是同一家，随后来到前台，露出随意的笑容。

“早上好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”

“你好，我太太把房卡给了我，但我忘了房间号码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，我帮您看一下。”前台接过房卡，开始搜索。

孙维成抬头看着前台上方的监控，酒店前台也抬头看了看孙维成。

“请问您太太的姓名？”

孙维成微微一笑：“张梦欣。”

前台确认信息正确，微笑着把房卡交还给孙维成。“2602。”他说。

孙维成笑笑，穿过前台，进入电梯。显示楼层的数字一下下跳着，他看着跳动的数字，心底一层一层数着。

“叮！”电梯门刚一打开，他就大步迈了出去，险些撞倒在电梯

口等待的客人。

“抱歉。”说着，他随即放慢脚步，沿着走廊找到 2602。

房间门推开，他走了进去，插卡取电。昏暗的房间亮起灯，也照亮了他面无表情的脸。他顺手拉开门口的柜门，里面是张梦欣的行李箱。他盯着看了几秒，又把柜门重新拉上，继续往里走。

床头柜上放着张梦欣和儿子亮亮的合影，床上放着张梦欣的衣物，以及一个素描本。孙维成拿起素描本，缓缓翻开。第一页是一张彩铅画，一大一小两只文鸟。孙维成注视着这张画，翻到第二页，依然是两只文鸟，然后第三页、第四页依然是一样的图案，只不过构图、形态不同罢了。

孙维成翻阅素描本的动作越来越快，眼神也越来越疯狂，连手都开始发抖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发现最后一页被撕掉了，但残页上有张梦欣的笔迹：无名小路。

看到“无名小路”四个字，他感到五雷轰顶，冲到窗边发狂大叫。但很快，他开始深呼吸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之后才坐到床上，用酒店的座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
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声音。

“喂？”

“Emily，是我，Wesley。”孙维成急忙回答。

Emily 沉默半晌，调侃道：“这个时候想到我了？你手机都不敢开机了？”

孙维成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会补偿你的。”

Emily 问他：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孙维成拿着电话在窗边踱步，把电话线扯得很长，但却没有回答 Emily 的问题，只是问：“公司和投资人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Emily 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她说：“刘总昨天晚上被公安带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有投资人都在找你，项目方也在找你。”

孙维成一听，脑门簌簌地冒冷汗：“公安过来了？”

Emily 感到惊讶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孙维成忙问：“是经侦还是刑警？”

Emily 说：“吓都吓死了，我哪里还分得清楚。”

孙维成默不作声，此时此刻，他思绪万千。

“喂？Wesley？Wesley？你在听吗？Wesley？你现在在哪里？”Emily 突然着急起来。

孙维成直接挂断电话，迅速拔掉了电话线。随后从包里取出一本黑色记事本，坐到写字台前。这个本子上密密麻麻的，全是他的计划。他翻开新的一页，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。写好后，他带上张梦欣的素描本，离开了酒店。

04

黄昏时分，孙维成回到家。

家里的录音电话响起，他缓步走到电话前，但却没有接。

电话答录机：“请在哔声后留言。”

“孙总，你在哪里？听到留言请马上回电话给我，十万火急。”

孙维成听出了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是他的特别助理 Peter。孙维成伸手去接电话，但又稍做停顿，不再搭理，径直奔向卧室。他粗暴地拉开衣柜，胡乱扯了几件衣服塞进行李包，然后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护照，又取出厚厚的一摞现金，有 100 和 50 面额的美金，有 100 面额的加拿大币，也有 100 面额的人民币。

这时，家里的录音电话又一次响起，孙维成还是没有理会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过了一会儿，铃声停了，他忙将收拾好的东西塞进行李包，随后抓起一件西装塞了进去，抽手的时候却不小心把西装口袋里的婚戒带了出来。婚戒掉在地上，孙维成粗暴的动作也跟着停了下来。他捡起婚戒，死死地盯着，好像盯得久了，它就会自己回到妻子的手指上。家里的录音电话又响了，孙维成仍然没有去接，电话自动转为录音模式。

“孙先生，是我，老卢。周清那个诉讼明天就开庭了，晚上有没有空见个面，我们再准备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手机一直打不通，只好打你家里电话，请在听到留言后给我回个电话。”

孙维成一时竟不知道该不该接。突然，他提起行李包冲了过去，按下免提，接通电话。

“喂，卢律师你好，我明天没空，没有办法出庭了。请你代表我就好了。”孙维成一边说着，一边试图拉上行李包。

卢律师：“是这样，孙先生，作为一般代理人，我可以代表您开庭。不过，原告不出庭，是要提供正当理由的，否则法庭会按撤诉处理……”

行李包的拉链怎么都不听使唤，孙维成一下子怒了，抓起电话吼道：“我老婆车祸，躺在医院里快死了，这理由够正当吗？！”

卢律师一时语塞。孙维成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松了松衣领，压低声音对电话那头说：“卢律师，不好意思。”

卢律师：“没事，我能理解。”

孙维成的语气和缓下来：“周清这个诉讼对我很重要，明天就拜托你了。”

卢律师说：“明白。我会尽力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说着，孙维成挂断电话，把婚戒重新揣回口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。

电梯显示到了一楼，门刚一打开，孙维成拎包走出，却忽然停住脚步。隔着楼道玻璃门，他看见一辆警车停在门口，两名警察正从车上下来。孙维成神情紧张，他四下张望，快速爬上一旁的楼梯，从里头探头窥视。两名警察进入大堂，和路过的保安交谈了些什么。

这时，孙维成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，发出了声响。两名警察循声看了过来。孙维成急忙缩回脑袋，大气不敢喘一口，直到两名警察进了电梯，他才箭步下楼，冲出大堂。

黑色的奔驰 GLE 驶进一座地下车库，车子的后视镜里反射出孙维成布满血丝的双眼。车子停稳后，他粗重地喘息着，拉开车门走下